

王雲五主編。



遼金元文學

蘇雪林著

商務印書館印行

蘇雪林著

遼金元文學

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

編印人人文庫序

余弱冠始授英文，爲謀教學相長，並滿足讀書慾，輒廣購英文出版物。彼時英國有所謂人人叢書 *Everyman's Library* 者，刊行迄今將及百年，括有子目約及千種，價廉而內容豐富，所收以古典爲主，間亦參入新著。就內容與售價之比，較一般出版物所減過半。其能如是，則以字較小，行較密，且由於古典作品得免對著作人之報酬，所減成本亦多。

余自中年始，從事出版事業，迄今四十餘年，中斷不逾十載。在大陸時爲商務印書館輯印各種叢書，多厲廉售之意，如萬有文庫一二集，叢書集成初編以及國學基本叢書等，其尤著者也。民五十三年重主商務印書館，先後輯印萬有文庫薈要，叢書集成簡編，漢譯世界名著甲編等，一本斯旨。惟以整套發售，固有利於圖書館與藏書家，未必盡適於青年學子也。

幾經考慮，乃略仿英國人人叢書之制，編爲人人文庫，陸續印行，分冊發售，定價特廉，與人人叢書相若；讀者對象，以青年爲主，則與前述叢書略異。本文庫版本爲四十開，以新五號字排印，與人人叢書略同；每冊定價一律，若干萬字以下，或相等篇幅者爲單冊，占一號；超過若干萬字或相等篇幅者爲複冊，占二號，皆依

出版先後編次。每號實價新臺幣八元，一改我國零售圖書向例，概不折扣。惟實行以來，發見間以萬數千字之差，售價即加倍，頗欠公允。研討再四，決改定售價，單號仍爲八元，雙號則減爲十二元，俾相差不過鉅。又爲鼓勵多購多讀，凡一次購滿五冊者加贈一單冊，悉聽購者自選。區區之意，亦欲藉此而一新書業風氣，並使購讀者得較優之實惠而已。

抑今後重印大陸版各書，除別有歸屬，或不盡適於青年閱讀者外，當盡量編入本文庫。同時本文庫亦儘可能搜羅當代海內外新著，期對舊版重印者維持相當比例。果能如願，則本文庫殆合英國人人叢書與家庭大學叢書 Home University Library 而一之也。

韶光荏苒，今距本文庫創刊時恰滿三年，出版書號已達一一一〇，冊數多至七百三十，間有極合本文庫性質，徒以篇幅過多，不得不割愛者，深覺可惜。幾經考慮，決自本年七月，即創刊第四年之日開始，於原有單號及雙號之外，新增特號一種，凡每冊自三百五十面至五百五十面者，一律作爲特號，售價定爲二十元，俾本文庫範圍益廣，而仍維持定價一律之原則，當爲讀書界所樂聞也。

中華民國五十八年六月三十日王雲五識

遼金元文學

目次

第一章	遼文學·····	一
第二章	金之初中葉作家·····	八
第三章	金之末葉作家·····	一六
第四章	元曲之種類與構造·····	二五
第五章	北曲作家與作品·····	三三
第六章	南曲作家與作品·····	四四
第七章	元人小說·····	四九

遼金元文學

第一章 遼文學

遼之先爲契丹，公元九一六年阿保機自立爲帝。九七五年改國號爲遼，爲北宋強敵。公元一二二五年受金宋夾攻而亡，立國共二百零九年。

遼在太祖時已以漢字爲基礎，創爲契丹大小二體文字。且習漢文。太祖長子東丹王倍爲其弟所猜忌，渡海至唐，作詩曰『小山壓大山，大山全無力。羞見故鄉人，從此投外國。』趙翼廿四史劄記稱其『情文淒惋，言短意長，深有合於風人之旨。』又嘗市中國書籍至萬卷，藏於醫巫閭山之望海堂。其子隆先亦聰明博學，有閬苑集行世。這可見九世紀初葉遼人漢文已很有根基了。

遼聖宗（公元九二九—一〇三〇）御製曲五百餘首。又嘗以契丹大字譯白居易諷諫集，題詩其上『樂天詩集是吾師』云云。見古今詩話。又作傳國璽歌見孔平仲珣璜新論。

興宗（公元一〇三一—一〇五四）亦擅長漢文，常賦詩賜寵臣。見本紀。道宗（一一〇五—一一一〇）題宰相李儼黃菊賦云：『昨日得卿黃菊賦，碎剪金英堪作句，袖中猶覺有餘香，冷落四風吹不去。』見陸游老學庵筆記。

遼之女貴族擅長詞章者頗有其人。道宗蕭皇后小字觀音，失寵於帝，作回心院詞十首，其第四首云：『裝繡帳，金鈎未敢上；解却四角夜光珠，不教照見愁模樣。』第七首云：『剔銀燈，須知一樣明；偏是君來生彩暈，對妾故作青燐燐。』

又有十香詞措詞頗爲猥褻，據王鼎焚椒錄謂係耶律辛乙所作，命宮婢單登乞后書而卽以此誣爲后作，爲后與伶官趙惟一私通之證。道宗大怒，遂賜后死。臨死時作絕命詞亦甚悲慘。

天祚帝的蕭文妃善歌詞，見金人勢盛，而帝畋遊不絕，忠臣疏斥，作諷諫歌二首，其一云：『勿嗟塞上兮暗紅塵，勿傷多難兮畏夷人，不如塞奸邪之路兮，選取賢臣，直須臥薪嘗膽兮，激壯士之捐身。可以朝清漠北兮，夕枕燕雲。』

遼之宗室中亦多文士。聖宗時有寧王長沒，耶律資忠。興宗時有耶律庶成，及其弟庶箴，其子藩

魯。又有耶律韓留，耶律陳家奴，耶律良均。道宗時有耶律孟簡。

至於普通文學家則遼史文學傳所載過於簡略，今採取羣籍爲之補充數人。

李澣初仕晉爲中書舍人，晉亡歸遼，授翰林學士，累遷工部侍郎。穆宗應歷二年（公元九五二）澣兄在汴密遣人招之。澣託求醫南京，易服夜遁至涿，爲徵巡者所得，械歸上京。帝怒甚，欲殺之，賴樞密高勳力救得免。仍令禁錮於壽國寺，凡六年，艱苦萬狀。會帝欲建太宗功德碑，高勳薦澣秉筆，文成以進。帝悅，釋其囚。尋加尙書宣政殿學士卒。

澣有應歷小集十卷，通志藝文略說他取遼穆宗年號以名。宋史藝文志也載澣文集十卷，但集名則易爲丁年。說者謂其取李陵書中語以蘇武自況也。觀冊府元龜載其與兄濤書報告穆宗荒淫及契丹亂弱情況，請中國乘此定和戰之計。可見李澣實具有民族思想，其仕遼原非得已。則以蘇武自況也許是真的。玉壺清話又載其留舊閣七絕一首，平平而已。

劉三，蝦河間人，父慎行仕遼官至北府宰相。遼既有幽薊及雁門以北，亦開科以收士人，三與弟四端六符並擢進士第。又與四端尙主，嘗獻一矢斃雙鹿賦，聖宗嘉其瞻麗。後得罪，攜嬖妾與一子

投宋廣信軍，情詞迫切，自言主凶狠，必欲殺其妾與子，故歸。宋人頗詢其國中機密，復爲詩自陳云：「雖慙涖勺赴滄溟，仰訴丹衷不爲名。寅分星辰將降割，兌方疆域卽交兵。春秋大義惟觀釁，王者雄師但有征；救得燕民歸舊主，免於通問自稱兄。」遼屢移文求索，期在必得，宋以誓約旣久，恐開邊隙，乃拘送還遼。遼殺其妾與子，以其昆弟俱方委任，貸其死，錮禁終身。（儒林公議）

蕭韓家奴（一作罕嘉努）字休堅，洹刺部人。少好學，弱冠入南山讀書，博覽經史，通遼漢文字。統和十四年（公元九九六）始仕。重熙初，同知三司使事，四年遷天成軍節度使，徙彰愍宮使。帝與語才之，名之爲「詩友」。帝嘗詔天下言治道之要，韓家奴有對策一篇（具載遼史本傳，及繆荃孫遼文存）本傳稱之云：「落落累數百言，概可施諸行事。」亦遼之晁賈哉！

後擢翰林都林牙兼修國史，與耶律庶成錄遙輦可汗至重熙以來事迹爲二十卷進之。又博考經籍，自天子至於庶人情文制度可行於世，不謬於古者，作禮書三卷。欲帝知古今成敗，譯通曆、貞觀政要、五代史以進。卒年七十二。有六義集行世。

王鼎字虛中，涿州人。幼好學，居太寧山數年，博通經史。清寧五年（公元一〇五九）擢進士第。

調易州觀察判官，改涑水縣令。累遷翰林學士。當代典章，多出其手。嘗上書言治道十事。後得罪，流鎮州。居數歲有赦，鼎獨不免。令守臣召鼎爲賀表，因以詩貽使者，有「誰知天雨露，獨不到孤寒」之句，上聞而憐之，卽召還復職。乾統六年（公元一一〇六）卒。

王鼎著作今日存者僅有焚椒錄一卷。紀道宗蕭皇后被誣賜死始末。清人以其所記事與契丹國志略有不符，遂疑其僞。然亦無强有力的證據。鼎又有固安縣固城謝家莊石橋記一篇收遼文存中。

劉輝，好學善屬文，疏簡有遠略。太康五年（公元一〇七八）第進士。大安末爲太子洗馬，上書言「西邊諸番爲患，士卒遠戍，中國之民疲於飛輓，非久長之策。爲今之務，莫若城於鹽澤，實以漢戶，使耕田聚糧以爲西北之費。」言雖不行，識者肆之。遷禮部郎中，詔以賢良對策。輝言多中時病。擢史館修撰卒。

趙良嗣本燕人，馬植，世爲遼國大族，仕至光祿卿。宋政和初童貫使遼，因與俱歸，易姓名薦諸朝，獻結金滅遼之策。宣和二年（公元一一二〇）以右文殿修撰朝奉大夫由登州泛海使金，援祖宗

朝故事買馬爲名，因議夾攻遼人取燕薊雲朔等舊漢州復歸於宋。四月與金主相見於龍岡，致議約之意，金主許之。復同入上京看遼大內居室，相與上馬並轡由西偏門入，並乘馬過五鸞宣政等殿，置酒於延和殿。作詩云：『建國舊碑明月暗，興王故地野風乾。回頭笑向王公子，騎馬隨軍上五鸞。』（北盟彙編）

芳齋自敘又記趙良嗣事云：「宣和四年十一月，金主見良嗣，許割燕薊雲朔景順涿易六州二十四縣。（按燕雲十六州自陷入契丹後，屢有更置，此卽其故地）每歲要以所賂契丹銀絹。良嗣歸有喜色，作詩云『朔風吹雪下雞山，燭暗穹廬夜色寒。聞道燕然好消息，曉來驛騎報平安！』」

按趙良嗣與金太祖議夾攻遼，是歷史上的一件大事，往復磋商，數年始定。其經過情形具見北盟會編，長編紀事本末，大金弔伐錄等書所載金太祖八次致宋徽宗書中。自石敬瑭勾引契丹獻了燕雲十六州之後，契丹頻歲騷擾，中國以北部無險可守，元氣損耗極大。宋太祖親征契丹受箭而殂！——此事正史不載，兩山墨談據宋神宗諭滕章敏之言始知——趙良嗣獻夾攻之議遂以亡遼，既取回五代時陷入契丹舊地，又報了宋的不共戴天的大仇。他不惟算得中國歷史上外交界一個偉人。

也可算中國民族一個大功臣了！

第二章 金之初中葉作家

金乃女真族，起於塞北之一部落。公元一一一五年阿骨打稱帝建國號，勢漸強盛。一一二五年滅遼，同年入寇於宋。翌年陷汴京，擄徽欽二帝。宋南遷，長江以北遂歸金統治。至一二三四年見滅於元，立國凡一百二十餘年。

金之濡染漢族文化，較遼爲後。太祖滅遼，得遼人韓昉而用之，文物始見進步。太宗入汴，取經籍圖書，於是設庠序，定禮樂，皇帝祀孔廟，北面執弟子禮，諸王執經咿唔。又以詞賦，經義，策論，律科等科取士。金之諸帝如金主亮，世宗，顯宗，章宗無不嗜好學問，長於詩文。金主亮嘗使畫工密圖杭州，湖山題詩其上，有『立馬吳山第一峯』之句。其中秋待月，賦鵲橋仙詞，尤奇橫可喜。世宗嘗自撰本曲，記祖宗創業艱難。顯宗在儲位尤好文學，與諸儒講論，乙夜忘倦。元好問中州集載其風箏詩一首，儼然作者。宗室中人才亦不亞於遼之貴族。

金之文學可分爲三個時期。自太祖立國至金主亮南侵被弑爲金之初葉爲文學第一期，共四

十五年（一一一五——一一六〇）最初十餘年文學無可述。滅遼與北宋之後，竭力羅致遼宋文人，奉使之士有文名者，每強留而不遣，或執而不殺，強迫官之。致自遼的有韓昉，胡礪，王樞，魏道明，左企弓，虞仲文等。致自宋的有宇文虛中，高士談，施宜生，蔡松年，吳激，馬定國，王兢等。

韓昉字公美，燕京人。仕遼累世通顯。天慶二年（遼天祚帝年號，公元一一一一）進士第一。入金後甚見信用。官至翰林侍講學士，禮部尚書。對於金朝的典章制度建議甚多。後封鄆國公，加開府儀同三司致仕。薨年六十八。昉善屬文，最長於詔冊，作太祖睿德神功碑，當世稱之。

胡礪字元化，磁州武安人。天會間金兵至遼，爲軍士所掠，行至燕，亡匿香山寺與傭保雜處。韓昉見而異之，攜歸使與子同讀。常對人說：『胡生才器一日千里，他日必將名世。』十年（公元一一三二）進士第一，授右拾遺，權翰林修撰。改定州觀察判官。海陵爲平章政事，百官賀於廟堂，礪獨不跪，海陵深加器重，後扈從至汴卒，年五十五。

王樞，魏道明，左企弓，虞仲文的事迹不大顯著，遼金文學傳亦不載，僅中州集及全金詩略有介紹而已。樞字子慎，良鄉人。仕金直史館。道明字元道，易縣人。累官至安國軍節度使，晚居雷谿，自號雷

谿子，有鼎新詩話。企弓字君財，薊人，仕遼至宰相。仲文字質夫，武州寧遠人，仕爲遼相，歸金，授樞密使平章政事，封秦國公。

宇文虛中字叔通，成都人。宋黃門侍郎。建炎二年（公元一一二八）爲太上前請使至金。金人重其才藝，官以翰林學士，掌辭命，號爲國師。皇統六年（公元一一四六）謀挾欽宗南歸，爲人告變，虛中急發兵直至金主帳下，金主幾不能脫，事不成而誅。宋淳熙中贈開府儀同三司，諡節愍。開禧中又賜姓趙氏。——此據施德北窗炙餠錄。金宋二史本傳但云以譏訕獲罪。

其詩五十首，載中州集，有上烏林天使三首之一云：

「拭玉轅門吐寸誠，敢將緩頰沮天兵。雷霆儻肯矜彫弊，草芥何須計死生。定鼎未應周命改，登壇合許趙人平。知君妙有經邦策，存取懷威萬世名。」

此詩據南宋書係上張孝純。孝純爲宋太原守，粘罕入寇，堅守累年，城破被執，後被迫相齊。此時大約金人命他使宋，所以虛中乘機爲宋陳情。虛中又常作詩云：「人生一死渾閒事，裂眚穿胸不汝忘！」其一日，亦可謂堂堂烈丈夫矣！而宋金二史反怪其死由自取，毫無褒辭。金史不

足責。宋 史然中 史家見解淺陋如此，民族思想之不發達又何足怪。

高士談字子文，宣和末，任忻州戶曹，入金爲翰林學士，有蒙城集行世。宇文虛中起事失敗，繫獄，金人不能得其反跡，乃以其家多藏中國圖書爲謀反之證。虛中道『死自吾分，至於圖書，南來士大夫家家有之，高士談圖籍尤多於我，豈亦反耶？』有司承風旨，并殺士談。時論冤之。（本傳）但士談詩有『旅跡何時定，歸心不厭南。』淚眼依南斗，難忘故國情。』又詠棣棠云『流落孤臣那忍看，十分深似御袍黃！』則士談身雖仕金，心不忘宋，與宇文虛中同。其及於禍，與虛中亦必有同謀，不過金人恐因此激起漢族仕金者和南方的民族情感，不願宣布真相罷了。

施宜生字明望，浦城人。嘗從范汝爲，汝爲敗，仕齊。後乃仕金，故自號『三仕老人。』正隆四年（公元一一五九）冬，爲宋 賀正使。宋命張燾館之都亭，因間以首邱風之宜生顧其介不在旁，爲度語道『今日北風甚勁！』又取筆扣之說道『筆來！筆來！』於是宋始知警。使還，其副使耶律闌雖刺以聞，坐是烹死。其爲民族犧牲之慘烈，足與宇文虛中並傳，而後人以其身既仕金，又爲宋謀，頗多譏議，如楊運泰筆來歌是也。此等迂腐議論，實令人氣短。

蔡松年字伯堅，父靖，宣和末，守燕山。金兵至白河，郭藥師以燕山府降，松年得辟爲金史。累官至吏部尙書，參知政事，封鄴國公。又拜右丞相，加儀同三司，封衛國公。正隆四年（公元一一五九）卒，年五十二。松年文詞清麗，與吳激齊名，號『吳蔡體』，有集行世，今佚。

吳激字彥高，建州人。爲米芾之壻，工詩能文，學畫俊逸，得芾筆意。尤精樂府，造語清婉，哀而不傷。奉使至金，金以知名士留不遣，命爲翰林待制。皇統二年（一一四二）出知深州，到官三日而卒。有東山集十卷，今佚。中州集引其斷句云：『春風蜀棧青山盡，曉日秦川綠樹平。』煙拂雲梢留淡白，雲蒸山腹出深青，富有畫意。

馬定國字子卿，在平人。仕齊，嘗爲石鼓作辨萬餘言，學者以比蔡珪、燕王慕辨。

王競字無競，彰德人。入金爲應奉翰林文學，兼太常博士，作金源郡王完顏婁室墓碑有名於世。

自金世宗卽位，至宣宗南渡，共五十四年，爲金之中葉，文學爲第二期（一一六〇—一二二四）。自金主亮南侵失敗，國中元氣大傷。世宗乃對宋講和，與民休息，在位二十四年，人民安樂，世號『小堯舜』。章宗繼承世宗治平局面，進而正禮樂，修刑法，制典章，文物粲然大備。所以大定（世宗年號）